

汪家明：回到故乡的旅程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秋日之约

人物简介：

汪家明，1953年生于青岛，1972年入伍，在部队文艺团体做美工。1978年复员到青岛工人文化宫，同年考入大学，1982年毕业，在中教语文学，1984年调山东画报社，后任总编辑，1993年创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调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2011年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2015年退休。

9月10日，大型原创歌舞剧《中国万岁——冰·血十四年》在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音乐厅首演成功。该剧聚焦东北抗日联军抗战主题，通过磅礴的歌舞叙事和创新的舞台再现了抗联十四年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中国万岁》由青岛作曲家任安担任音乐创作，结合抗联歌曲作品和东北音乐艺术特点，任安用音符还原了抗日英雄们的革命气概和民族精神，同时具有浓郁的战斗气息和鲜明的白山黑水风格。一部原创歌舞剧，为抗联将士们留下了舞台写照。

任安： 英雄史诗，音乐重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任安

无疑，青岛人汪家明是当代中国出版界的文化符号之一，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出版界。他在1984年进入出版行业后，曾策划出版《老照片》《汉字王国》《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等爆款图书。在山东画报社任职期间，汪家明曾用《老照片》的创刊，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通往过去的窗，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老照片链接的时间印迹如同一条无形的温暖线索，开创了民间记忆的“读图时代”。汪家明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著有《难忘的书与插图》《美术给予我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一个小姑娘到海边去》等作品集。文学成为他抒发情感、铭记经历的旧时月色，让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成为通向永恒的人口。

从普鲁斯特用玛德琳蛋糕的滋味开启记忆甬道，到汪曾祺在《受戒》中诉说四十三年前的梦，文字的琥珀将流动的时间封存，创造出既属于个人情愫又属于集体记忆的审美时空。近日，汪家明携新书《一个小姑娘到海边去》回到青岛举办了两场分享会，与读者们进行“纸上还乡”的文学对话。仿佛有着某种文学魔力，这本书带着海风咸味的氤氲，以“小姑娘”代入，唤醒隐秘的记忆，让充沛的共情感流淌于青岛人心灵的最温柔之处。

抗战烽火，创新呈现

歌舞剧《中国万岁》以清华学子张甲洲、佃农刘国忠、刘叶兄妹等人物为主线，以“九一八”事变开场，到抗联战士发出最后的电波为终章，浓缩了东北军民抗日斗争的血火历程。创作一部抗联主题歌舞剧，对于任安来说压力很大，“东三省很多人是山东人闯关东的后裔，两地音乐有相似之处，因而在音乐形态上我是有压力的——写不好就写回山东风格了。为了彰显出当地音乐的特点，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听了很多二人转、东北民歌戏曲，创作时还参考了抗联时期创作的一些歌曲，像是《露营之歌》唱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今年9月3日《正义必胜》大型文艺演出也用了这首歌。”任安表示，“在这部戏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过：我是带着‘闯关东’的精神来了。很感谢有这么一次在音乐创作上‘闯关东’的机会。”

《中国万岁》充实了“原创歌舞剧”的概念，它通过独唱、重唱、合唱讲述故事，同时有丰富的舞蹈语汇与表演，视听体验极具特色。任安表示：“所谓歌舞剧，有唱有跳有表演，像是观众熟知的黄梅戏就是中国的歌舞剧。命名为歌舞剧，就是不想受到形式的限制，跳出音乐剧的具体范式，‘歌舞剧’包容性更强。在中国万岁里，有一部分音乐体现哈尔滨当时作为‘东方小巴黎’的异国情调和城市特点，接下来，剧情转到黑土地，又有类似二人转的音乐风格，管弦乐队伴奏的‘二人转’也算是这部戏的创意，其旋律根基在于东北黑土地的音乐特点，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从自己的文化符号上去提取并彰显我们的文化实力。”

平凡岁月，人间烟火

在中国万岁》创作期间，任安接到了《烟火人间》入围文华奖终评的喜讯。“这次入围确实很意外，我是在哈尔滨接到的信息。当时，大家正在聊本届文华奖的入围名单，突然间，我看到自己名字在上面，真的是意外之喜。”任安说。

《烟火人间》以一座青岛里院为背景，描绘了上世纪改革开放期间里院居民们的琐碎日常，重建了青岛人的集体记忆。在《烟火人间》的音乐创作中，任安突出了“青岛味道”。“这部剧的音乐主题选自于上世纪20年代青岛的一个船工号子，本身快失传了，我是从老人那听到的。后来，在青岛艺术研究院整理的青岛民歌史志里查到了这首歌。”任安介绍，“我以此作为全剧主题音乐，既体现了海洋主题，又贴合了码头工人家属大杂院的设定，呈现了青岛这座城市的人文厚重感。”

《烟火人间》先后在北京、桂林等地上演，接下来还将在重庆与观众见面。歌舞剧《中国万岁》首演成功后将于2026年修改复排后进行展演。任安表示，自己正在忙于下一部音乐剧的创作，“这部戏里的四个角色各个情感状态不同，堪称当代社会的小小缩影。”随着演出市场的持续升温，任安作品将持续搬上舞台，为观众贡献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的艺术精品。



汪家明

我10岁那年，妈妈买了一串鲜鱼，打算晒干保存，让我拿到海水里泡一泡，洗一洗，容易保鲜。我家住在鱼山路，离海滨公园很近。我到海边后，站在礁石上，弯腰提着线绳摆来摆去，让浪冲洗那些鱼。不知怎的，线绳断了，比巴掌还大的偏口鱼都掉到水底。水很深，我捞不到。附近有钓鱼的大人，我请一个四五十岁的汉子帮忙，他不但不帮，还笑话我，让我下水捞。我没法，只好回家去。傍晚，妈妈说可能退潮了，你再去看看。我又来到海边，发现那个钓鱼汉子正在用鱼竿捞我的鱼，见了我，愣了一下，匆匆走了。

《两块钱的鱼》稿子后来丢失了，我在大学中文系学习写作时，就重新写了，主角改成了小姑娘。作品着力写大海、礁石、小蟹子，寓意着纯洁的世界和纯洁的女孩，第一次经历有点丑恶的事情。结尾写小姑娘坐在礁石上，凝望碧蓝沉沉的海，有点意味。

《放船》《小院童年》也是这样的小说，近似我的真实经历，都是写儿童的心灵。后来，我稍微长大一些，去动物园，登小鱼山、观象山乃至去海洋学院、花石楼、天主教堂，感悟更多一些。总的来说，我在17岁以前是多愁善感的，我眼中的青岛也是多愁善感的。读了《茶花



■9月21日下午，汪家明(右一)在良友书坊分享自己的新书《一个小姑娘到海边去》。 刘硕 摄

女》，我一周郁郁寡欢，吃不下饭。动乱中冬天的动物园空无一人，初春的海滨公园也人迹罕至。愁绪满怀的我，有时躺在大块礁石上浅睡，海鸥就落在我身边。第一海水浴场落潮的沙滩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记得我写了一首小诗：

明天出行正是时，
海边薄雾扑面湿。
脚印独留沙滩长，
幽思夜降仍未知。

我那时读了普希金，就写很多诗，有时一天能写十几首。春天来了写，夏天来了写，秋天、冬天来了也写，感时忧物。写多了就编成集子，自己画插图、弄封面装饰。

一个冬天，我从大哥箱子里翻出德国画家门采尔的素描集，临摹了一遍，来年开春就到附近各种外国式样小楼，写生幽暗楼梯、拱形门，带柱子的阳台，有台阶的小街，以及夜晚路灯下的世界……这些都是门采尔画过的。这些都与青岛有关。

书中的《记忆中山路》《东方菜市》《石头楼》都实有其名，老青岛都知道的，在这些地方发生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只是写作中稍有虚构，比如人物未用真名实姓，比如“大头”的故事。

1970年以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外贸公司宣传队，公司在湖北路，每天乘6路公共汽车到栈桥，再走七八分钟就到了。从此告别童年，进入社会。在外贸宣传队，我画道具、吹笛子。经过一个多月排练、筹备，我就跟随宣传队去济宁、菏泽等地，在县市剧院演出，通过快板书、相声、唱歌、舞蹈等文艺节目来宣传收皮毛、收猪鬃等的益处，以便国家加工后出口。

几个月下来，宣传工作告一段落，工会主任不舍得让宣传队人员流失，就把我们暂时分在各个部门。我到仓库当管理员，扛扛搬搬的事情都由仅有的十几个男工做，实际上成了搬运工。但我干得很有乐趣。虽然累，却不太忙，空闲时就在仓库的箱子上打开书和笔记本自学。

仓库在费县路，位于青岛火车站南头，离栈桥不过百多米。有时我押运货物到5号码头，坐在汽车高高的货垛上，头几乎能蹭到电车缆线。码头一般人难得进入。卸货后，我们下海摸海螺，能摸一大堆，带回仓库煮着吃……不久我就去当地部队文艺团体考试，被宣传队录取，当上了画布景的文艺兵。

宣传队驻地在延安一路73号。那是一个大院子，院子深处一栋德国小洋楼，带阁楼一共3层，一楼有个跳舞厅，被我们作为排练厅。一楼其他房间住男演员，二楼是队部和女兵宿舍，三楼住乐队，统共五六十人。名义上是“业余”宣传队，实际和专业差不多。我在这座小楼里一待就是6年，度过青春时代。1978年考入大学，已是25岁……

“读图”的含金量依旧在线

记者：您在1996年创办的《老照片》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读图时代”，至今余音绕梁，影响了几代人。您认为这种别开生面的图书样式、回望历史的特别视角，在当下快节奏的数字时代会继续拥有强大的历史人文价值吗？

汪家明：《老照片》创办于1996年，目前已出版到160辑。这本杂志是在《图片中国百年史》的基础上策划的。当年为了《图片中国百年史》，我们用了一年多时间，在全国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几百位老摄影家手里购买到6000多幅照片，编书只用了不到一半，剩下的3000多幅照片如何处理，成为难题。后来，我想到请相关作家、学者、老照片所有者写作一幅幅老照片背后的故事，然后以图文书的形式，一小册一小册，化整为零出版，类似老照片中的《读书》杂志，书名就定为《老照片》。

当时，中国还没有“图文书”的概念，一般书中如果有图片，都是用铜版纸单独印刷，放在全书前面或后面，文字则用普通胶版纸另外印行，所以图和文是分开的。《老照片》首次将图文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而且图片量大，读者阅读时一目了然，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第一辑创刊号试着印了一万册，一上市就引起轰动，不断加印，总计卖了30多万册，仅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一个书店就零售一万多册，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纷纷报道，很快就引起了盗版、

抄袭风潮，好似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各种各样的老照片都被发掘出来，印刷发行。文化界普遍认为，中国阅读的“读图时代”就此来临。

《老照片》的流行，除了阅读方式的改变，更主要是老照片的历史真实性和照片里的信息含量，比如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肖像与现今不同；比如一幅清末女人的照片，从外观确定了那时的衣着和发型，但人物的相貌、神情却是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知的，有人认为漂亮，有人认为不好看，有人认为端庄，有人认为憨厚……不一而足。

喜爱老照片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谁能不喜欢自家父母、祖父母年轻时的照片，每个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兄弟姐妹小时候的照片，自己打小生活的城市、乡村、街道、河海的照片，我们所热爱的祖国、已经逝去的伟人乃至明星的照片？所以，老照片永远有生命力，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人的生命、国家的历史都是被一个个细节、一组组画面充实起来的，不然，时间就是虚妄的、空洞的。

在网络视频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老照片的线上阅读有持续上升势头，纸质的《老照片》暂时还有一些年长读者，会存在很长时间。其实，无论是数字阅读还是纸质阅读，老照片定格历史、怀旧和发现的性质不会变。我从小就热爱老照片，至今保留着三四岁收藏的高尔基、鲁迅、列宁、奥斯卡·施瓦茨基的老照片。我曾想，热爱老照片，就是爱自己的家族、爱自己的故乡、爱自己的国家，爱我们生存的地球万物，这些，可以称之为“老照片文化”。

我的这本新书中有一篇《记忆中山路》，是为“青岛老照片馆”开馆的第一个展览写的序言。这个馆在中山路106号，是市南区政府的重要决策之一，由此也可证明老照片的价值永不过时，历久弥新。

什么是“五书主义”

记者：您是一位有故事的出版家，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您可否结合二者的经历，从专业的角度与读者分享阅读的感受并推荐一些轻松的枕边书？

汪家明：1968年，我读了一本苏联小说《初升的太阳》，是写一个15岁就夭折的天才小画家的一生，感动莫名。那年我也15岁，开始自学绘画，狂热至极。初中时，我因正值特殊年代，闲待在家，就是画画、看书（主要是外国小说），听外国古典音乐，唱《外国名歌三百首》，对未来充满幻想，想当画家，当作家。

我喜欢萧红、萧平、汪曾祺、孙犁、张洁、巴乌斯托夫斯基这些作家，尤其喜欢归有光。他的《项脊轩志》结尾，影响我一辈子。什么叫余音，什么叫言尽意未尽，此之谓也。

我做编辑工作40多年，我的体会是读书、买书、编书、卖书、写书，“五书主义”，总括就是爱书。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对爱书人来说真是一个奢侈的时代。三四十年前，我们在书店看到喜欢的书，真是看了又看，掂量又掂量，才能决定买是不买。手里钱不充裕啊！这样买回来的书，不仅是读的，而且是要存的。有一本书读很多遍，即便不重读，放在书架上，书脊每天看得见，每月整理一下，也如重温，熟悉得像老朋友。

《一个小姑娘到海边去》中有一篇《俄苏文学的回忆》，就是我阅读生活的冰山一角。我的大半生可以证明，读书决定了我的命运，读书使我更像一个人，更懂得感情，也更懂得做人的价值，最终成为我一生的事业。

说到推荐轻松的枕边书，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只是介绍一下我自己认为最有意思，最好读，最有营养的书：鲁迅《朝花夕拾》、萧红《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孙犁《故事与书》、汪曾祺《岁朝清供》、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选》（萧珊译本）、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草婴译本）、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李泽厚译本）、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吴岩译本）、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郑振铎、冰心译本）等。

我建议读者找来读读吧，都是些小册子，是我的“枕边书”，每本不超过10万字，可是其中的文化、情感含量可抵万金。需要注意的是，读外国作品，译本很重要。现在出版乱象，随便用AI或者用别人的译稿随便改一下的译本太多了，购买时需要甄别。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悦赏分享

威尔第经典全新呈现



分享理由：1956年10月，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第一次引入中国，成为最受中国观众欢迎、接受度最高的歌剧作品之一。作为青岛大剧院艺术节的重头戏，新版《茶花女》将于10月7日至8日再次搬上青岛舞台。

相较于以往舞台上看到的传统歌剧，此次引入的轻量版《茶花女》运用现代舞台方式来解读经典，以现代人的视角对传统西方歌剧进行诠释，让人耳目一新。

歌剧《茶花女》改编自作家小仲马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社交名媛薇奥莱塔与年轻人阿尔弗莱德在巴黎名利场中的爱恨纠葛，是威尔第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剧中多首经典唱段如《饮酒歌》《啊！梦中的人儿》《及时行乐》等都是歌唱家的必唱曲目，受欢迎程度堪称歌剧界中的流行金曲。此次青岛上演的轻量版《茶花女》由中央歌剧院副院长、女高音歌唱家么红担任出品人、导演、声乐指导，么红本人与徐森、孙砾等歌唱家联袂演绎，呈现中国声乐界的天花板水准。轻量版《茶花女》保留了原著的音乐段落，替换了一些复杂的、叠加的合唱声部、钢琴、木管、弦乐、打击乐组成的乐队现场演奏，既忠实于威尔第的音乐又呈现这部歌剧在新语境下的艺术神韵。

中秋节，看“月亮”



分享理由：当戏剧遇见啤酒，当沉浸互动融入百年啤酒文化，一场博物馆夜生活新体验，正在青岛啤酒博物馆悄然发生。近日，青岛啤酒博物馆引入爆火IP——沉浸式互动荒诞喜剧《月亮·月亮》，打造首个“沉醉式博物馆酒局剧场”。

由龙马社创意打造的《月亮·月亮》改编自加缪经典作品《卡利古拉》，以“理想很荒诞，但追月的人永远浪漫”为情感内核，通过四组“荒诞英雄”的故事，展开一场关于压力、理想与释放的集体叙事。《月亮·月亮》并非简单的话剧表演，而是以喜剧为外壳，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艺术体验，剧中精心设置多重互动环节，带领全场观众一起放松狂欢。

360度环绕的看剧体验，突破了传统剧场边界，融合戏剧艺术、啤酒文化与城市夜经济，开启一场属于成年人的“追月派对”。恰逢国庆、中秋假期到来，不妨一起“看月亮”。

马晓婷



分享理由：国庆期间，“岛城印象——王君画展”在青岛市美术馆大殿及东、西展厅展出。这些城市山水画，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王君对青岛最深沉的艺术告白。

王君的艺术核心，在于以中国画笔触诠释青岛中西交融的灵魂，他称之为“城市山水”。2004年，作品《岛城印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七次新人新作展，引发关注。其精髓被王君概括为“中国画的骨，西洋画的肉”——红瓦绿树以苍劲笔法写出力度，老城风貌透过莫奈式的光色变幻真实呈现。他深谙青岛特质：“德式建筑红瓦绿树加西洋红，海水必群青掺孔雀蓝。”

从红瓦绿树到高楼林立，从琅琊台的苍茫石韵到栈桥长虹远引，从八大关的风情万种到石老人的旖旎海岸，作为国内罕见以单一城市为创作母题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王君用半生时光和一支毛笔，描摹着对家乡青岛的热爱与赞美。

崔燕